



## 口述实录

# 孩子愿意出门接受治疗，我已经很满意

最严重的时候，他几乎退回到婴儿状态，话也不太说了，只能发出简单的声音；成天躺在床上，肌肉萎缩。一天，社区的心理医生上门，他是爬着出来的。

□ 讲述者 | 小北妈妈 整理 | 陈 冰 李思寻（实习生）

2021年10月，那时我儿子上小学四年级。一天放学回家，他站在门口愣着，像一只惊恐的猫，眼神空洞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低声说：“妈妈，我很想去上体育课。”我当时没太在意，以为他在开玩笑。直到有一次接孩子放学的时候遇到了体育老师，体育老师说，我孩子好久没上体育了。那一刻我才知道小学四年级开学以后，我的孩子就一直没上过体育课。

我马上去问班主任，老师说：语文作业没抄完，语文老师不让他去上体育课。我当时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一个十岁的孩子，哪怕他写得慢、完成得不够好，难道不应该得到帮助和理解吗？为什么是剥夺他奔跑的权利？为什么把他唯一能放松的课程当成惩罚的工具？

我找语文老师沟通，说我们家孩子其实并不笨，只是理解和表达能力比别的孩子慢一些。他学习确实吃力，但很努力。我们希望他能有喘息的空间，哪怕只是一节体育课。老师点点头，答应得挺爽快，我一度以为问题解决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吃饭时我看见孩子出现斑秃。我就问他：“你这里是怎么搞的？”我儿子跟我说是自己上课揪头发揪的。跟他沟通了一番后，我才知道他后来也就上了一两次体育课。语文老师还是不让他去上体育课，让他补作业。那段时间，他的焦虑日益加重。

再后来，他开始失眠。连续三晚，他躺在床上睡不着，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不想上学了。”

2021年11月，我带着儿子去了一家儿科医院做检查，我孩子是中日混血儿，他告诉医生，学校里有同学让他

滚回日本去！孩子得到的诊断是重度抑郁，开了两个星期的病休假证明。

我们家长当时还想着让孩子去学校找学校的心理老师聊聊，不上课，单独去做个心理咨询，想着尽量不让孩子和学校脱节。没多久，上海因为疫情转上网课。我想，上网课不用直接面对老师，孩子应该更好接受一点，我帮他打开了摄像头，谁知道，他刚一上线，语文老师

漫画 / 崔泓

